

文化的地标与内心的界域

——评马昌华乡村系列“融州三部曲”

□ 曾 攀



▲马昌华创作的“融州三部曲”。

作家马昌华花费八年时间创作的“融州三部曲”《桔颂》《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青蒿药神》是近年来新乡土题材的优秀作品。桂北融州（融州是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古称）是马昌华的第二故乡，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思考融州的发展现状，力求把融州写成一座现代乡村发展的新地标，一个可资参照与借鉴的现实样板。

为了写好《桔颂》，作者曾无数次地奔波于金桔园的田间地头，并跟着果农忙些金桔管护的杂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桔颂》的本质就是融州新时代的创业史，是特色产业扶贫的新经典。在创作《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过程中，作者为准确把握人物和故事脉络，使作品最大限度地呈现山乡巨变的真实感和现实性，曾多次深入大苗山实地采访当地百姓，在苗族村寨和屯长饮酒畅谈，倾听苗族发展的历史风雨，甚至半夜还通过电话、微信向苗族同胞学习当地民族语言。《青蒿药神》则着重体现以科技促进生产，以工业带动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形成良好的发展循环，让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融州，终于蜕变成“世界青蒿之都”。

关于新乡土题材小说创作，结合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融州三部曲”讲到直播问题，就是写主播、电商这个行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如何逆势成长，还有就是写大学生村官。比如在《青蒿药神》里，马昌华找到了非常好的切入点。

对于长篇小说创作，更加需要人物塑造，从多维角度去构思，丰满人物。小说里面每出现一个人物，都要想到这个人物不是一张扁平化的脸谱，每个人都必然是复杂的，不只有简单的一面，至少是双面、三面的复杂性。要准确书写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人物的复杂性，让人物立体起来：丰满、饱满、生动、传神。

从这个方面看，马昌华在“融州三部曲”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是下了一定工夫的，尤其对主要人物的处理，刻画比较成功，层次丰富，能够立起来活起来，但一些次要人物的呈现还存在脸谱扁平化的不足，尚有丰满立体的完善空间。每个人物出现都不是一张白纸，都有他的历史和故事。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境况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性幽暗也好，复杂也好，光明也好，都要通过人物的表现反映出来，不用刻意去对他进行修改和保护。实际上越保护这个人，越把他做成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个人物就失去了应有的复杂性，继而导致真实性的削弱。所以，如何使小说人物丰满、饱满起来，让每一个人物按照自己的方式出场，就会发现人也好，工作也好，处理事情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方式。总体来说，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在人物描写方面还是不错的，许多人物可圈可点，有很丰富的层面，内在的心理，通过人物本身自然地表现出来。

现在，我们再写乡土文学，要有发展的理念，依托农民，扎根土地，引领时代。新的发展理念很重要，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认知发展。我们欣慰地看到，对于这些思考，在“融州三部曲”中都有所表达。

此外是实践。新乡土文学的批评性思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发展，如何发展，就是实践。以前看问题，都是高高在上地看，真正的知识主体进入到农村，包括大学生，那个人物形象，实际上就是参与实践。

好的文学，既是朝外的，也是朝内的。新时期文学主张向内转，回到作品的语言、题材、修辞等。进入新世纪以至新时代，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就是一个向外转的非常典型的呈现。过去的作家可以在书房里完成自己的作品，在书斋里构思、想象，写什么，怎么写，创造出来的作品还都很好，也能写出时代的日新月异。现在不一样了，时代发展太快，如果一两年时间不关注当下历史，不关注现实现场，不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理解出来的东西就失去了事件的真实性，作品就不可信。

我一直在想，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得朝外的。文学要从内向外转，作家不仅要在书斋里，更要走向社会，直面现实，作为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写作者，就是要不断地走出去，要把时代文学书写在现实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所以在向外转的问题上必须加强这个自觉和能力。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就是很好的具体体现。

与此同时，好作品还必须来自作家自己的内心，一个作家的心血襟怀，他的思考非常重要，作家自己反思、思索，甚至内心的困惑和挣扎，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没有一种面对时代的困惑和理解，那么作品往往会走向扁平、肤浅。好的文学是要面对这种症结、困境，尤其人心无法去疏解的困惑与浮躁，面对这个时代，面对内心无法克服的精神创伤，这才是我们的文学。在马昌华的意识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故乡情结，这也是作家创作的一个源泉，是激发作家创作的动力所在。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游离于时代洪流之外，应当关怀现实，关心当下，关注当下的故乡，贴着故乡的心跳，呼吸故乡的泥土气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其中，呈现催人奋进的诗与远方。

总之，马昌华的“融州三部曲”令我感到非常意外，《桔颂》语言严密，通过多视角展现产业发展；《青蒿药神》尝试将科学术语转化为文学表达；《加油吧，我的扶贫大主播》捕捉了数字经济下的乡村新业态。写得都很不错，我很欣赏这几个作品，我觉得它的价值还得继续挖掘。这是在新乡土叙事上的积极思考和探索，充分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与主体性，也是作家向外转的写作实践，关注时代发展，与时代同行，并且回归人的内心与本心，回到时代个体精神的内部秩序，非常难得。

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能动重构

——磨金梅文学作品印象

□ 杨 东 周树国

磨金梅在十万大山的滋养中成长，早年扎根偏远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十载，之后又投身新闻工作七年有余，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为她的创作注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质与深厚的乡土情怀。其文学作品呈现了广西独特的文化风貌，特别以十万大山地区为创作蓝本，巧妙融合地理标识、民俗元素与集体记忆，通过多维度艺术建构，将这片土地从单纯的地理概念升华为富有文学魅力的文化符号。她的创作不仅完整保留了地方文化精髓，还开创性地实现了儿童文学与本土文化叙事的有机统一。

磨金梅在文学创作中巧妙融入地理空间特征与民俗文化元素，通过山川河流、建筑风貌等具象符号构建独特的叙事场景，更借助方言俚语、节庆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在情节推进与人物塑造中自然渗透地域精神。这种创作手法既能为作品打上鲜明的文化地理印记，又能通过风土人情的真实再现引发读者共鸣，最终实现艺术真实与文化深度的双重提升。

在《红娃娃》这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斗争的小说中，作者巧妙地将瑶族同胞的逃难路线与十万大山的山间峡谷暗道相结合，既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地形特征，又烘托出紧张的战斗氛围。而散文集《忘情花》中的《大山深处金花开》《绿满十万山》《十万山里枫叶红》等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山区特有的草木植被，如八角、玉桂、金花茶等，这些植物在层峦叠嶂的十万大山中顽强生长的景象，与历史上游击队利用复杂地形开展斗争的故事相互映衬，最终形成了一种融合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独特文本范式。这种地理叙事不仅呈现了十万大山的物质景观，更揭示了其作为革命老区和生态

屏障的双重文化意义。

此外，磨金梅的文学作品中也具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的特征。如小说《红娃娃》中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情、民间故事传说的植入，不仅延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根脉，而且在地方民风民俗、自然风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找寻和记忆的过程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等方面注入了发展传承的内生动力。

除了积极开展文学创作外，磨金梅还创建了“十万大山文学创作室”这一乡土文学创作平台，为当地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创作交流的空间，更巧妙地将瑶族服饰、传统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融入文学创作。其散文集《爱，就在身旁》中的《漫游十万山公园》介绍五色糯米饭制作的流程。同时，《忘情花》等散文集收录了《瑶乡记忆》《瑶乡的未来不是梦》《秋游南屏》等多篇反映瑶族地方特色、节庆习俗的散文，让读者得以领略独特的瑶族风情，寻找瑶族记忆。

这种将非遗保护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创新实践，既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使她的作品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也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又为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开辟了新途径。

磨金梅的创作犹如一位丹青妙手，以工笔细描的技法勾勒出桂北大地的壮丽图景。例如儿童小说《永远追随》，巧妙地将自然元素，转化为承载革命记忆的意象符号。奔流的溪水，象征着红军战士永不停歇的革命步伐；嶙峋的奇石，则隐喻着革命者坚如磐石的意志品质。通过儿童纯真视角的过滤，这些地理景观既保持了桂西南地域特色的本真性，又获得了超越具象的精神象征意义。其散文集《爱，就在身旁》以新闻工作者独特的在地视角，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田野调查，生动记录了城镇化浪潮下边疆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代际观念碰撞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思虑，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渐变轨迹与韧性坚守。

磨金梅的文学作品植根于十万大山的苍翠群峰、瑶乡瑶寨以及上思县文岭、布透温泉等地方特有地理风貌，将“爱”融入创作之中，使充满烟火气的本土元素在她的笔下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儿童小说《举起我的梦想》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刘健克服生理障碍、追寻举重梦想的奋斗历程。这种浸透着泥土芬芳的描写，不仅构建起鲜明的文化坐标，还让读者得以触摸到桂西南

边陲小镇跳动的文化脉搏，处处彰显“爱”的印记。

此外，磨金梅深耕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以赤诚之心赓续红色血脉，用她的情真实感来表达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她系统梳理有关革命史料，推出《红娃娃》《永远追随》等儿童文学作品。这两部作品均善用儿童文学的叙事智慧，在革命历史书写中自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开创了红色基因传承的新范式。《永远追随》还通过主角与家人、朋友间的羁绊，展现了爱与支持如何成为战胜困境的力量源泉。作品里面不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角色形象，更通过真实可感的细节描写，例如《永远追随》中以“小树”“火炬”“星辰”隐喻信念在孩童心中的萌芽，体现红色基因的无声传承；《红娃娃》中壮族少年“三儿”与瑶族少年“都曼”之间的跨民族生活交织与情谊，让读者在情感投射中完成自我观照，最终实现作品精神内核与读者生命体验的共振。磨金梅擅长通过拼搏精神、亲情、友情等普世主题引发读者深层共鸣，唤起读者对家乡的群体记忆，处处凸显“爱”的力量和伟大。

总而言之，磨金梅的创作实践生动诠释了文学地理学中的双向互动理论，十万大山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深刻滋养着她的创作灵感，同时，她通过《“虽蕾”情浓》《山歌唱响三月三》《凉粽飘香》等作品，将上思县的民俗风情、方言特色和人文景观升华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符号，使原本边缘化的地域文化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她创造性地将新闻采编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文学创作，这种实践不仅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疆域，还构建起文学与地域共生共荣的生态关系。